

潮起大鹏湾

——深圳新闻作品选

傅清焕 著



傅清煥 著

翔鵠大鵬巡

深圳新闻作品选

○雅園出版社

暨南大学图书馆惠存
傅清煥敬贈
二〇〇九年三月
春节

潮起大鹏湾

—深圳新闻作品选

著作者	傅清煥
出版者	雅园出版社
发行者	雅园出版社发行部
印刷者	广东红达印刷厂
2002年12月第一版	
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	
开本142 X 210 大1/32	印章7.65
插页2	字数38千 印数1-500

ISBN962-986-020-11 定价22.80(人民币)



傅清焕 广东龙川人，大专文化，主任记者。1964年秋当兵，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，是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学习、锻炼、成长起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。曾任《解放军报》社记者，1981年11月转业到《深圳特区报》一直工作至今。是《深圳特区报》创刊头10年中发表新闻作品最多的记者之一。其报告文学《光明之路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现任深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，其业绩被编入《当代中国创业英豪》、《华夏英杰》等辞书中。



△ 作者 近照



△ 作者 全家福（2002年7月8日）



△ 作者与夫人冯宝莲和小儿子傅丰昌摄于深圳市仙湖植物园（1995年春节）



△作者任《解放军报》社记者时的记者证（1971年10月）

△作者（右）与连队指导张仲明、战友陈朝荣合影于台城（1968年冬）



△作者（后排左一）与师政治部领导及宣传科全体战友合影于台城（1968年12月）

△作者（后排右一）随《解放军报》采访组赴海南采访时在海南同什合影留念（1972年5月）



△作者（前排右一）与其所在部队的宣传科全体战友合影（1971年6月）



①

△为作者在深圳电缆车间采访时的情景



△作者在日本东京留影
(1994年10月)



△作者随中国新闻代表团，出访法国、西班牙，参加欧洲华文传媒年会时，在法国巴黎著名的艾菲尔铁塔旁留影
(2002年7-8月)



⑤

△作者在珠海参加省记协秘书长会议时莲花大桥前留影
(2002年5月)

△作者在法国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银色海滩前留影
(2002年7月28日)

深圳特区报稿底

《深圳新闻奖颁奖典礼》(第一等奖作品,共得奖
《深报机》第八届(2000年度)“深圳新闻”
“新闻奖”(23日)揭晓。
~~评选办法~~

本届深圳新闻奖数量由深圳市委宣传部、
市新闻工作委员会、市新闻学会共同评出。
共有全市19个新闻单位参评,参评作
品有消息、通讯、评论、摄影、
述评、特写、报告文学、专题、漫画和口
播,及摄影类403件(组)。经过初评、复
评、终评三轮,共评选出新闻奖4件,通迅
奖6件,“致富思源”篇而思进一等奖记者考察
南岭行风奖,“深圳新闻奖”特别奖,
新闻奖三人,新闻奖三人。
《深报机》评选的“新闻奖”由《深
圳新闻奖》评选的“深圳新闻”和由《深

18×15=2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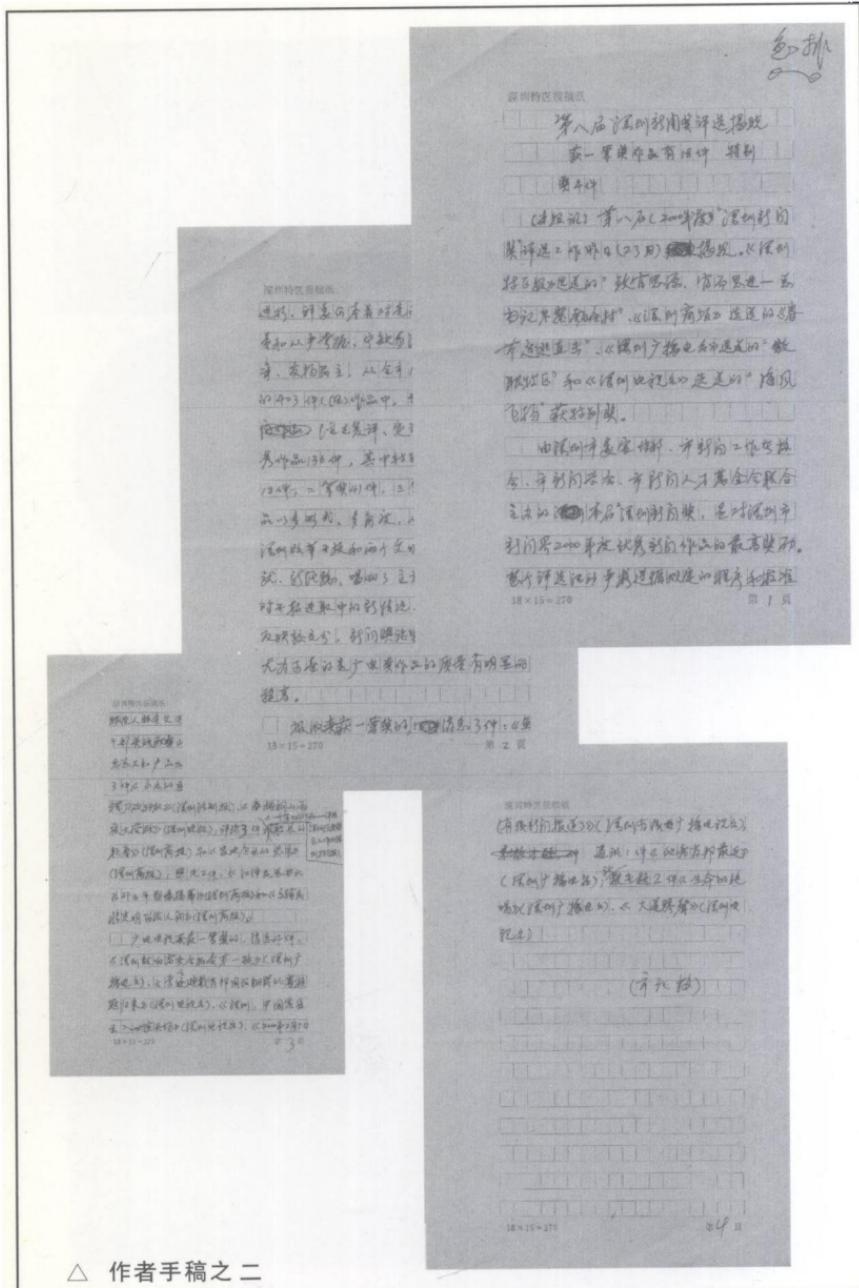
第1A页

《深报机》评选的“新闻奖”了一等奖
4件。其中消息3件:《深圳特区报》评选
的“通联使人眼见光明”,《深圳商报》评选
的“特区干部真诚献南山”,《深圳晚报》
评选的“江歌命案始末不为人知声泪俱下”,
《晶报》3件。《深明特区报》评选的“深圳
月光”,《深明特区报》评选的“南山摩天
玻璃幕墙”,《深明特区报》评选的“梧桐山
雨夜大营救”,评估2件;《深圳特区报》评选
的“一个有力的举措——深明特区清整区
20年”和《深圳商报》评选的“最佳泡进
的米酒”,摄影2件。

18×15=270

第2A页

△ 作者手稿之一



奋笔难酬三春晖

——我的新闻生涯（代序）

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在新闻战线一干就是几十年，直至退休。当然更不曾奢望出版新闻作品专集的。

我能与新闻工作结缘，首先要感谢的是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和深圳特区这片热土，再一个是我的新闻工作的引路人孙扬钦先生。

1964年秋，我高中毕业后就穿起了绿军装。到了连队不久的11月份，我结合政治学习的体会写了一篇“指导员帮我解开思想疙瘩”的墙报稿，经连队业余报道组的老兵稍作修改后发往广州军区《战士报》社，居然很快就在报上刊登了出来。一下子我成了“明星”似的，战友和连队领导纷纷来祝贺、道喜。我也就光荣地成了连队业余报道组成员。

我所在的连队是师警卫连，紧挨司、政机关。当时正在政治部宣传科任新闻干事兼报道组长的孙扬钦先生，得知我这个新兵写的第一篇稿子就被报社采用后，甚为高兴，把我当作搞新闻的“苗子”，悉心栽培。他经常以“抓公差”的名义向连队“借人”，让我帮他抄写稿件，领着我下到全师先进连队去与战士们“四同”（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、同训练），手把手地教我如何采访，如何抓问题、挖素材，如何提炼主题，尤其是应如何准确精练地写好消息和导语等等。

1966年5月7日，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“人民解放军应该成为一所大学校”的指示。不久，我就被调到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（关系仍在连队），在孙扬钦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专业新闻报道工作，跟他学习的机会就更多了。1969年初他调到军里当新闻干事。9月，我也调到新组建的部队。1971年8月，我们又从不同的部队同时调到《解放军报》驻广州军区记者组，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了。他是我的战友与良师。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其中他那不迷信、不自卑，与时俱进，勇于开拓创新而又实事求是，不计名利，不怕苦累的精神，对我影响至深，终生难忘。

搞新闻报道工作看似潇洒，实是费心劳神的“苦差使”，满脑子的神经就像拧紧的发条，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，一刻也得不到松弛。咬笔头、挠头皮，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，无一篇作品不是耗费心血而成。特别是像我这样非科班出身，肚里墨水少，社会实践少，灵性差，悟性低，自认不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料。老孙开导我说：小傅，毛主席说过，“卑贱者最聪明，高贵者最愚蠢”。咱们都是穷孩子出身，在旧社会哪有咱们穷人说话的权利？如今咱们翻身当家作了主人，别人能办到的事情，咱们也能办得到。咱们不但能扛好枪杆子，也一定能抓好笔杆子。笔杆子虽小千斤重，搞新闻工作不是为个人出风头，获名利，而是为人民说话，为老百姓说话。明白了手中笔杆子份量，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，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？

这些极平常的话语，当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

但它确确实实给予我很大的启迪和鼓舞。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经历的苦难和解放后成长进步的历程，感到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抚育培养，不能辜负伟大的时代，应迎着困难前行。共产党员的天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党既然安排自己干新闻工作，就要努力争取做一名合格新闻工作者。这样一想，勇气和信心也就来了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几句极平常的话语，我仍然记忆犹新，仍然时时在激励我奋进。

人贵有自知之明。从业余报道员到专职报道员、到新闻干事后兼报道组长，到《解放军报》记者，自己虽然组织和采写了数以百计的新闻稿件在中央、省、军区等报刊、电台上发表，但毕竟才疏学浅，常被采访、写作过程中碰到一个又一个困难弄得焦头烂额，失眠、头疼接踵而至。

困难，可以使人退缩，也可以催人发奋。我选择了后者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我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决心和毅力，在新闻工作的海洋中奋力拼搏向前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。我着重从四个方面来充实提高自己。

一是向实践学习，读“无字天书”。我自觉地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，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，从战士中来到战士中去，与采访对象交朋友，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，学习他们的优点长处。在部队从事专业新闻工作 15 年，几乎每年都有 2/3 的以上时间在连队与战士们撕混在一起。在《解放军报》社当记者期间，经常下到最艰苦的边防、海岛中去采访、锻炼。1981 年 11 月，我卸下戎装转业到《深圳特区报》社当记者。

能转业到深圳经济特区继续做新闻工作，我感到万分荣耀，同时也深感与江式高、李德才、高辉光等多位战友鼎力帮忙、奔走推荐分不开的。我备加珍惜这份因缘、这份真情。当时的深圳百事待举，报社也还在初创之中。全深圳都是“路不平，灯不明，水不清”，工作、生活条件很差。我不在乎这些，一头扎到基层，仅在头两年里，就跑遍了宝安县所有的公社（现改为镇）。深圳，这个改革开放的“窗口”和“试验场”，各式各样的新事物、新观念、新问题、新经验层出不穷，是人们学习、锻炼、提高自己的最好课堂。我豪情激越，如饥似渴地投入到这片热土中去，在采访实践中学习。在深圳特区报当记者12年间，我总是蹬着单车，穿街过巷，去企业，下基层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水，酷暑严寒，从不停歇。走到那里，采访到那里，就学到那里。对什么“三来一补”呀、“股票”、“股份制”呀、“市场”、“市场体系”、“市场经济”呀，从前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概念、词句、述语等新事物，新问题，虽茫然无知而不耻下问。在采访、写作实践中不断充实自己，提高自己，丰富自己的阅历和人生。自己的聪明才智、思想、政策水平、写作能力等，都是在这几十年尤其是在《深圳特区报》当记者12年的社会调查和采访写作实践中慢慢积累，逐步提高的。

二是向同行学习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。三是学范文，研究范文，并与自己的作品相比较，从中找出差距，明确努力方向和目标。

四是向书本学习。我结合报道实践，从什么是新闻及新

闻依据、新闻背景、新闻结构、新闻语言、新闻事实的选择、新闻细节的挖掘、如何提炼主题，怎样写好导语等最基本的东西学起，到怎样抓问题，怎样谋篇布局等一一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。这当中特别注重结合实际学习汉语、词语和字典词典常识，现代汉语语法、修辞和逻辑常识，古代汉语词汇、语法和文言文翻译的基本知识及记叙文、议论文、应用文、调查报告、诗歌、散文、通讯、评论、小说、报告文学等常用文章的阅读、欣赏和写作知识；结合政治教育学习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市场学、科学社会主义、中共党史、国际共运史等基础理论知识，特别注重在长期的生活、工作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，不断转变自己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提高观察、分析、判断事物的能力。

长期的、不间断的坚持上述四个方面的学习、实践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功效，使自己从一个单纯、无知的青年逐步的成长起来，驾驭新闻采访、写作的功力也日渐厚实了。但无庸置言，这中间所经历的艰辛、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比他人多得多。我是把他人闲聊，喝茶，逛公园的时间都用采访、写作和学习上的。可谓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自古人生多风雨。我命途多舛，几经坎坷。来深圳 20 余年，家境仍不富有，事业亦无甚建树。然可聊以自慰与自豪的是，在逆境与磨难中，在众多诱惑面前，我能洁身自好，抱朴守拙，不以物喜，不与人比，置富贵、荣辱、名利、得失于度外，更没有因精神的创伤和挫折而消沉、废颓、动

摇,一如既往地钟情于党的新闻事业,心无旁骛,志不旁移,俯下身子办事,夹着尾巴做人,苦心志、劳筋骨,倾所能,努力做好本职工作。在《深圳特区报》当记者 12 年中,几乎平均不到 3 天就写 1 篇稿子。这几十年到底写颓了多少笔尖?我也说不清楚。

积几十年之体会,自认为新闻工作是一种特殊的、制造精神产品的高尚而神圣的产业。职业的特殊性,决定了新闻记者必须是正人君子,思想品德高尚,作风、操守纯洁。若心术不正,操行不端,那怕是才华横溢,也无论如何成不了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。所以,从事新闻工作首先要学会做人,做个正直的人、光明磊落的人。

新闻工作犹如东方的太阳,天天都是新的,给人予新感觉,给人予启迪与鼓舞、欢乐与愉悦。这一特性,又要求新闻记者必须与时俱进,站在时代的最前列,每时每刻都必须以政治家的头脑与胆识,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,去接受新事物、了解新情况、研究新问题、学习新知识、剖析新矛盾,总结新经验,并以最快的速度创制出“新产品”,奉献给社会、奉献给读者。所以,新闻记者又必须是个政治活动家、社会活动家。

其次感受最深的是,新闻记者还必须具备两项过硬的本领:一是“抢”,二是“挖”。所谓“抢”,就是要求新闻记者必须抢时间、抢新闻,分秒必争,闻风而动,雷厉风行,抢在时间前面,抢在别人前面。“抢”字当头,以快取胜。新闻的价值是通过快速反映来体现的。快就是价值,快就是金钱,快就是胜利(《深

圳特区报》是用“我们的时间比金钱还宝贵”一语来告诫每一个员工的)。如果慢了,新闻就变成了旧闻,就失掉其应有的价值。所以,新闻记者一定要牢固树立“抢”的意识,“快”的作风,用最快的速度抓到“活鱼”,并烹制出色香味俱佳、让人馋涎欲滴的“菜肴”来。

然而,一个新闻记者光有“抢”功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有“挖”功。“挖”是一门学问。新闻记者不但脑子里要时刻装着“挖”的意念、“挖”的企望,还要有“挖”的办法和技巧,要善于在众多的、纷繁复杂的新闻素材中,使出浑身解数去剥茧抽丝,寻根究底,层层深挖,绝不能浅尝辄止,直至挖出新闻的“核”(即最本质、最核心的东西)来。站得越高,看得越远,也才会挖得越深。所以,新闻记者不仅应该具备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,而且还要有较宽广的知识面,有较丰富的知识,是个多面手;同时还应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如果你对那一个问题、某一个事物一窍不通,或者精神不振,热情不高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,抱着和尚撞钟式的工作姿态,何谈深“挖”呢?

要“抢”、要“挖”,就必须发扬连续作战,不怕疲劳,不怕苦累的作风,那怕不吃饭不睡觉,也要穷追猛打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不能靠打电话或搞走马观花式、蜻蜓点水式、浮皮潦草式的采访,靠抄文件当“二道贩子”是绝对不能做的。更要反对道听途说、闻风便是雨的“编新闻”。

数十年新闻生涯,我所写新闻稿件数以千计,但无得意上乘之作,深感汗颜。然得也安然,失也安然,苦也乐,甜也乐。

我曾写自侃、自勉诗两首：

(一)、文章生气特创新，绳头小字细细推；

搜肠刮肚寻佳句，几多甘苦寸心知。

(二)、醉入报坛人似痴，空名无利也着迷；*

爬格熬夜乐相向，奋笔难报三春晖。

本集子用《潮起大鹏湾》之名以冠之，盖缘深圳是改革开放的“窗口”和“试验场”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，源发于斯也。

这本《深圳新闻作品集》的编辑出版得到曾锦初先生的鼓励和帮助。我国当代著名作家、诗人和书法家谢逢松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和扉页。唐平岳先生在《解放军报》通联部从尘封 30 多年的故低堆里找出我当年发表在《解放军报通讯》中的文章传真给我，在此致以感谢。

同时，对所有在业务上给予我帮助、指导过的师长、领导和同事们，对我的稿子进行修饰、加工润色的编辑、主任和老总们，对为我提供过新闻线索、新闻素材的朋友们，谨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衷心的谢忱！

2002 年初冬於深圳

注：空名无利，即示在 20 世纪 60—70 年代批判名利思想，记者、通讯员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一般不署本人的真名实姓，以报道组或拟个集体的笔名而代之；80 年代虽然恢复了实名制，以示对作品的负责，但记者没有稿酬，奖金也甚微。